見聞雜紀

吳興 李 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寧校正

皇明憲綱 凡糾舉官員生殺予奪悉聽
欽命若已有 旨發落不許再劾 凡監察
御史按察司官分巡去處如有陳告官吏取
受不公等事須要親行追問不許轉委違者
杖一百 凡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巡歷去處
所有官吏犯罪畏避追問故將財物婦女潛
代公廨設計裝誣沮壞風憲者並許取問實

封奏聞犯人重處財物沒官婦女發有司收
閱其出巡官吏仍不得自生嫌疑廻避致妨
巡歷　凡巡按御史按察司官巡歷去處但
知有司等官守法奉公廉能昭著者隨即舉
聞若奸貪廢事蠹政害民者即便拏問其應
請　者者具實奏聞若知善不舉見惡不拏
[illegible]杖一百發烟瘴地面安置有贓者從重論
凡分巡所至不許令有司和買物貨及盛張
筵宴邀請親識并私役夫匠多用導從以張
聲勢自招罪愆　一所至下學皆明倫堂生員

講説經史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中坐本處提
調七品以上正佐官序坐於左教授學正教
諭訓導序坐於右聽講餘皆立聽布政司官
下學亦同若布政司按察司官與御史一同
下學御史左邉正面坐布政司官按察司官
依品級右邉正面坐問荅之際教官生員不
許行跪禮　獄禁所當矜恤仰本府州縣官
兼司獄司官常加點視督令獄卒將見禁囚
人如法收禁冬設暖柙夏備凉漿合得囚糧
依數支養若有疾病令醫治療不許縱令獄

一卒人等尅落衣糧非理凌虐因而瘦死及將
平民枉禁違錯仍具獄官吏卒名数及見監
因数開報　指揮千百户鎮撫總小旗並要
撫恤軍士各令得所不許生事虐害勒取財
物尅減月糧　凡係衛所去處務要高城深
濠門堞堅壯如有損壊即撥軍餘修理不許
怠慢常常嚴督軍士各遵紀律守禦地方不
許擅離信地擾害小民仍於門禁關津守把
盤詰奸細但有郷村人民挑擔貨物柴薪等
項入城貨賣不許指以盤詰為由生事刁蹬

因而勒要錢物

二

至聖先師孔子母顏氏以魯襄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二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鄹邑三歲父叔梁紇卒十五歲適闕孟仲之子殺豎牛於塞闕之外乃慨然而論之于七歲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與晉闕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十九歲娶宋幵官氏壽年歲為委吏料量平

二十一歲為司職吏畜蕃息二十四歲母顏氏夫人卒夫子少孤不知父墓問於鄹曼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二十七歲剡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二十八歲又見剡子而學禮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適晉學之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遂適齊三十二歲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為養辭不受三十三歲在齊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夫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

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王廟災

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年卅四歲

訪樂於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

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

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

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

興者乎三十五歲自衛反魯與南宮敬叔俱

適周見老聃而問禮焉既辭去老子送之曰

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

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

死者好議々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好
發人之惡者也夫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
進焉三十六歲魯昭公率師擊季平子平子
與孟叔孫三家共攻公公師敗魯亂於是適
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與齊太師
語樂聞韶音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進
曰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
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
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景公曰吾老矣弗
能用也遂行反乎魯三十七歲自齊歸魯是

延陵季子聘於上國季子之子死往觀其葬

曰季子其合禮矣四十二歲桓子穿井得羊

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土之怪羵

羊也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使使問仲

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會稽防

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

吳客曰善哉聖人四十三歲在陳四十四歲

在魯桓子嬖臣曰仲良懷與陽虎有隙陽虎

執懷桓子怒虎囚因桓子由此益輕季氏故

大夫亦僭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四十

六歲在魯觀於桓公之廟有欹器焉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四十七歲定公以為中都宰一年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而為大司寇由大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五十二歲公會齊侯於夾谷請具左右司馬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夫子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有頃有司

又請奏宮中之樂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夫子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歸而來恐乃歸所侵魯之鄆讙龜陰之田以謝過五十三歲為大司寇國人誦之旣而政化盛行國人誦之五十四歲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墮三都郈費郕五十五歲在魯與聞國政三月魯大治齊人聞而懼陳女樂文馬於魯南高門外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

之君臣怠於政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
作猗蘭之操遂行宿于屯適衛主顏濁鄒家
五十六歲在衛靈公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
自衛適曹自曹至宋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
匡匡人圍之五日甲者進曰吾初以為陽虎
也遂解圍五十九歲在衛居月餘靈公與夫
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夫子為次乘夫子
醜之去衛適曹又去曹適宋六十歲在宋與
弟子習禮大樹下司馬桓魋欲殺之拔其樹
弟子曰去可以速矣遂適鄭與弟子相失夫

乎獨立郭東門鄭人有喪家之狗之誚至陳
主司城貞子家歲餘六十一歲自陳過蒲有
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夫子靈公聞夫子
來喜郊迎六十二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夫
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晉
賢大夫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
丘之不濟此命也夫乃還息乎鄒鄉作陬操
以哀之遂反乎衛主蘧伯玉家六十三歲去
衛過陳自陳遷於蔡自蔡如葉葉公問政於
子曰政在來遠附邇時年乎在楚楚昭王欲

以安輿義餘遺夫猷學孰曰吾未無以此為
㫺時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
侯怪之使使問之夫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
也頃之大霖雨水溢泛睹楚昭王渡江有一
物觸王舟使使問之夫子曰此萍實也其甘
如蜜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夫子在陳
蔡之間楚使人來聘丸子將往陳蔡大夫謀
曰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
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夫子於野
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夫子講誦絃歌

不衷乎路子貢顔淵侍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來迎然後得免昭王欲封書社地七百里令尹子西沮之昭王乃止於是自楚反乎衛六年四歲衛君欲得夫子為政不果六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六十七歲伯魚母死期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嘻其甚也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夫子辭不知退而命駕而衛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乃歸魯脩五陵之歌是時周室微禮樂廢詩書缺乃追蹟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

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古者詩三千餘篇夫子
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凡三百五篇晚而喜
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韋編三絕六十九歲
子伯魚卒七十歲在魯哀公館焉問政七十
二歲哀公春狩大野獲獸以為不祥仲尼視
之曰麟也反袂拭面涕泣漣洏　曰吾道
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其文約其指博吳楚
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
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
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在位聽訟文辭有

則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詞七十三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蓋寢疾七日而沒乃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位煢煢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

孟家者音有餘室因命曰孔里今名孔林

卅二

鄒聖孟子名軻字子輿生三歲喪父母仉氏有賢德初舍近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事母去舍市又嬉戲為賈衒事母曰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孟子嬉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子矣稍長就學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自是旦夕勤學請見子思子思敬而悅之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

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竊聞夫婦之道私
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勃然不悅
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母
召軻責之軻遂留婦道既通適梁見惠王又
去適齊宣王以爲上卿孟子處齊擁楹而嘆
母詰之對曰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
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果養舅
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脩而無境外之
志少則從父母嫁則從夫夫死則從子禮也
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吾

吾禮子何愛乎孟子乃去齊適梁惠王有不累
用退而述唐虞三代之德仲尼之意作孟子
七篇今鄒縣四基山有孟子墓

四

天目山高三萬六千丈廣八百里其巔有千
丈峰千丈岩東南有瀑布下注匯爲蛟龍池
東南一峯曰翔鳳林上有平地方一畝許五百
尺東西峯各有天湖如天之兩眼故曰天目
湖中有異形之魚當是潛龍也産有龍鬚草
靈壽藤天目東峰從臨安入疎豁可行高峰

和向道場在馬西峰從孝豐入深僻不易山中寒氣早嚴山僧至九月即不敢出冬来多雪三月後方通行上有紫陽觀梁大同五年建昭明太子勒碑記當時恩奬之盛傍有石室可容千人

五

成湯問於伊尹曰壽可為耶尹對曰王欲之則可為不欲則不可為也湯乃益勤修德政以逕天休年百餘歲而崩　周公相成王使伯禽代就封於魯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

國驕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

師尚父陳於武王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

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
大
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
將長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
於忿懥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
某之銘曰遣忝道不敢閒席恐終身之羞予
壹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大

周封箕子於朝鮮朝鮮云者以其在東先見
海底爲鮮名秦屬遼東漢初燕人衛滿據其
地武帝平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

末公孫度并有其地晉永嘉亂扶餘別種
裔長高璉始據其地稱高麗王居平壤城卽
列從外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
國東徙距鴨綠江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
高氏闢地益廣遂都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其
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常朝貢遼金歷四
百餘年其主未嘗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
置東寧路總管府盡慈嶺爲界本朝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遣符寶郎偰斯奉璽書
諭其國王王顓王顓具表賀即位　正

東偏北日本雖朝貢詐即古倭奴國東西南
北相距萬餘里國主世以王為姓臣亦世官
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
太祖高皇帝何等威靈倭與歲不擾我海上屢
遣公侯都督重臣議防議戰今安可以易視
嘉靖間大賊如汪忤瘋徐必欺毛醢瘋魏鈍
蹂淮顧文明等為害屢年今日不知海上防
患應處之策如何

北

○寄漢王琥往在湖記曰吳郡之西南有巨浸

馬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蘇湖常也東南諸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湖并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水會於宜興以入今寧國建康之水不由此矣一自宣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由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藪曰具區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

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與太史公登
姑蘇望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録云周行
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
南通烏程霅溪西通義興荊溪北通晉陵滆
湖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陸
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
名然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
貢湖胥湖莫釐之東周三十餘里曰菱湖其
西北周五十里曰莫湖長山之東周三十餘
里曰游湖沿無錫老岸周一百九十里曰貢

湖胥山之西周六十里同胥湖五湖逕外其有三小湖夫椒山東曰梅梁湖杜圻之西魚査之東曰金鼎湖林屋之東曰東皐里湖而吳人稱謂則惟曰太湖云

八

薛方山先生拜紹堯論曰夫天下大矣生民衆矣而生生之道乃繫於一人之身其責任不大艱難矣哉余觀尚書載堯咨四岳以巽位而自敘在位七十載蓋言耄期倦勤非避難也四岳自言德忝帝位而師錫有鰥在下

之虞舜蓋言責之難稱而唯有德者斯足當

當之非故以難事累舜也其時之人心氣象如何哉故許由善卷之徒當時目為避難之士而彼亦不自以為高也後世視君位為晝貴尊榮逸樂之具而失上天生民之初意於是莽操懿溫之徒紛紛接跡於天下而上古之逃隱者斯擅其高矣

丸

摘吏部侍郎兼學士馮公琦萬曆辛丑會試錄序

高皇帝神聖兼總條貫至風厲學官齊一統類萃萬世之耳目而懸之一鵠獨禀於紫陽之訓詁夫宋儒之訓詁豈必千慮無一失然而王制也即令爲之新說者豈必千慮無一得然而非王制也先王所最著爲令士安得倡異說以自弛於維結之外乎臣與諸臣奉詔旨取士即明與諸士約離經旨棄傳註眷用釋老者皆置之令既與壹意禀承編纂事而諸士習說異者且數年各故步而從臣亦月之約寔不能盡雅馴臣亦士耳寧不相體

其大醇無疵收無醇所不能無小瑕亦收之然而上駟當中駟矣其在繩墨之外即絕塵而奔棄不錄此非臣負士士負臣非負臣負王制也

十

○鄭端簡公教子曰膽欲大心欲小志欲圓行欲方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學不成學非記誦云爾當究事所以然融於心目如身親履之南陽一出即相淮陰一出即將果蓋世英才皆是平時所學志士讀書當知此不然世

之能讀書能文章不善做官做人者最多也

十一

宋倪文節公思歸安人經鉏堂雜記云釋氏論十不善業身三殺盜滛意三貪嗔癡而口業居四妄言也綺語也兩舌也惡口也故人於口尤不可不慎、賤而謙卑未可貴貴而謙卑斯可貴矣貧而儉約未可貴富而儉約斯可貴矣衣食有餘而能知足未可貴衣食粗給而能知足斯可貴矣血氣已衰而能絕欲未可貴血氣未衰而能絕欲斯可貴矣

畫扇不如紈扇錦綺不如布帛巨艦不如輕舟高堂不如低屋金寶器物不如磁瓦麗妻艷妾不如中等之姿食前方丈不如隨分蔬菓　或問生死曰晝夜或問今生來生曰今日來日或問净土曰清净慈悲或問地獄曰貪濁忿怒或問快樂曰知足或問尊榮曰無求或問報應曰形影或問久長曰如常或問享福曰無禍或問壽考曰不朽　晉元帝初渡江以酒廢務王導諫之遂覆杯終身不飲非有絶人之識剛斷之資孰能與此

十二

。書曰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乃濟君子立心未有不成於容忍而敗於不容忍也容則能恕人忍則能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即憤然而發是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是故大丈夫當容人而不可為人容當制欲而不可為欲制觀婁師德兩言之為人則氣自平而理自明矣　以言譏人此學者之大病取禍之大端也。稠人廣坐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逞己之長非惟惹禍抑亦傷人

豈無有過者在其中耶即議論到彼則彼不
言而心憾如對官長而言清則不清者見怒
對朋友而言直則不直者見憎彼不自責其
將我有意而為之矣彼或禍我我能免乎惟
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即荅庶幾可耳。今
之病在乎好談其所長長於功名者動輙夸
功名長於文章者動輙夸文章長於游歷者
動輙夸所見山川之勝長於刑名者動輙夸
讞獄之情此皆露其所長而不能養其所長
者也惟智者不言其所長故能保其長。張

九齡以功名忠義奮振一時可謂君子矣然或者謂其處士大夫之有聲者必致窮絕之地以故一念不仁所以無嗣人心之不可不仁如此

寶器珍玩不可示之於權勢之人古琴名畫不可吝之於貪污之士一經其目則動其心既動其心必索之於我矣有識畏禍者與之可也不然由物生禍其能逃哉

大凡君子之生於世也不可有過言過言非吉道也何也其瑕易露也吾有幺麼之清動輒以包拯之清夸人吾有幺麼之德動輒以

顏子之德矜已一有微瑕則衆人指而責之矣殊不知清者已之職分所當為德者天性之所當率豈可以此而驕人哉往往清者為人所污德者為人所敗職此之由也。險人之前不可語人之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論人之機巧我一時言之彼一時聽之言之者固不為難彼聽之者蓄之於心而不忘矣險者資其陰私以為訐本奸者用其機巧以為利基豈不損人害理之甚哉以上俱載筆牘

十三

商伊尹壽百二十歲見竹書紀年周太公壽百四十歲見金石錄漢竇公本魏文侯樂官至漢文帝時二百八十歲見懷瑾書斷魏羅結壽百二十歲見北史唐李元爽一百三十六歲見白樂天集蜀范長生先事劉玄德至李特時一百三十餘年宋譙定一百三十餘歲猶橫經授易見蜀志則彭祖之壽非誣也

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　元倉子格言

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非真不見不聞也見不起色雖見而似不見聽

不出聲雖聞而似不聞必也見超乎色之外始謂之明聽出於聲之外始謂之聰汩沒於聲色之中者謂之聾瞶超脫乎聲色之表者謂之聰明

日光之白曰皜月光之白曰皎男子之白曰皙女子之白曰皅老人之白曰皤草華之白曰葩雪霜之白曰皚鳥羽之白曰霍以上載秇林伐山

東方朔曰推甲乙之帳幡之於四通之衢帳多故以甲乙第之堯舜飯土簋盛飯器歠土鉶盛羹器皆燒土為之

漢帝坐宣室宣布政教之所也或曰

室在前殺者傍殺與居之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周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曰九府圜均而通也　椎埋謂椎殺人而埋之　輼輬車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天子所用漢以其車載霍光柩　報睚眦怨舉目相忤者即報之　抗瘢撓舉也謂上之也瘢者瘢條其事而言之　三爭秦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縣官秉平王守曰今縣官年少不敢指斥成

帝故曰縣官 緡錢緡絲也以貫錢也千錢為一貫 跅弛之士 跅音橐士行有卓異不拘俗檢而見黜逐也 緩頰徐言引譬喻也 執金吾 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 戊巳校尉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戊巳居中以鎮四方宮設於西域撫四夷也 雜兵 矛戟矛鋋戈 謀游者濮上人傳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營衛遊越范蠡里身以事也 儀象曰柔觀人顏色而為詞佞也 首級斬敵一首拜爵一級

故謂之首爲一級又生獲前人爲首級一云秦法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古者天子嘗以春解祀祀黃帝用一梟破鏡梟爲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故使百吏祠皆用之 解罪求福曰解 鴟夷形如榼㼜以乘酒多所容受而可卷懷 吳王取馬革爲鴟夷受伍子胥沉之江 藝文志八體一大篆二小篆三刻符四蟲書五摹印六署書七殳書八隸書 漢二府謂丞相府御史大夫府 文帝身衣弋綈弋皂也 九流儒家者

流道家者流陰陽家者流法家者流名家者流墨家者流從横家者流雜家者流農家者流小說家者流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 申生雉經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於新城之廟蓋爲俛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爲樓積不稽也給流民不能自養者 貫高絶亢而死亢即喉嚨也 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樵取薪蘇取草 飲泣涙流被面入於口也 句吳於越句音鉤夷俗發語之發聲也亦猶越爲於越爾從無典故 三楚江陵爲南

楚吴爲東楚彭城爲西楚　琴本五絃曰宮
商角徵羽文王增少宮少商故有七絃　太
公六韜一霸典文論二文師武論三龍韜主
將四虎韜偏裨五豹韜校尉六犬韜司馬
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　封君達服黃連五
十餘年入鳥舉山又服水銀百餘年竟成仙
常乘青牛故又號青牛道士　玉搔頭漢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後宮人搔
頭皆用玉　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
之夜有光走角中牛死入膽中如雞子黃神

蠶本草曰能療蠱痛除邪逐鬼　金蠶晉永
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蠶數十箔
林角巾郭林宗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墊一巾
角時人乃故折巾一角號林宗巾其見慕於
人如此　蔡侯紙蔡倫用樹膚麻頭及敝布
魚網舂以為紙帝善其能故天下稱蔡侯紙
倫漢人三輔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共在長安
中分領諸縣　詩有三家魯人申公受詩於
浮丘伯號魯詩齊人轅固生傳詩號齊詩燕
人韓嬰為韓詩外傳號韓詩又趙人毛萇傳

詩緯曰毛詩　大酺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恩詔横賜得令聚會飲食或三日或五日曰大酺酺布也　太白星天之將軍唐詩常用之　內學謂圖讖之書其事祕密故曰內　太白經天太白少陰之星以巳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為不臣之象今晝午是為經天也　八行見馬融與竇章書書雖兩紙紙八行行七字　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

肓發深藏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條
一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上載兩漢傳聞

廿四

矜己之能非智後人之善非仁攻人之惡非
勇唯恕之道可以永譽傳奕之交不自皦
會是交不用勢利之交不年唯君子之交可
以終身之相國遂烏程令李晤誕相國李緯
於縣署紉美之歲隧於治廨之東也逾數甸
若有勦翼出敎者注消暑擬在郡齋矛盛出

今西城唯南樓尤敞蓋其遺迹猶存俯當城
時來訪郡公崔元亮題詩有時陪庾公賞之
句　金婆樓在魚脯之東金婆好道築樓以
居遇異人得太乙養元之道後因尸解有通
洞庭者見之魚脯賣魚脯於此脩製　清齋
軒在慈感寺鄭素卿字伯長號清容居士與
趙子昂交讀書於此　孺山漢徐孺子哭友
人姚元起於此山下有孺子祠紹興中重修
汪都序法記　鄭端簡公吾洋春谿書目古
亂兵下者俞貞木暴表讀未而讀書並樂園

貪暴時可畏此遍來寵賂公行官邪政亂或
民苦於貪酷迫於徭賦困於饑寒相率爲盜
理固宜然不塞其源而徒事軍旅亂反殷蕃
況軍旅又未足恃乎又答閣御史書遠歸甚
期例應事竣舉劾代巡之政莫此爲大顧留
意焉閭閻者或有擇於細民嗷嗷者或無擧
於實事循良者或未盡齒科甲貪殘者或非
皆由異路門第照臨周察諒無遺情貌吞丹
御史爲頭來出鄰門函覆中足盈篇與衣冊
擇辦協並而鄉貢終難以表見奈何豪傑不

解體而孤寒者不日志於橐裝乎○戎政之

名○肅皇帝所定罷團營仍復三營曰五軍

曰神樞曰神機即弓太營也設總督武臣一

員恊理戎政文臣一員給戎政之印鞏内外

文武提督官　　陽明先生曰勿爲嬰兒之態

而有丈夫之志勿爲終身之謀而有天下之

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

十五

皇明遜國臣浙江凡二十三人

大學博士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寧海

人

吏部侍郎徐垕字宗實黄巖人靖難後杜門終老家覆沒于京師

户部侍郎盧迥或曰盧珙仙居人縛就刑長謳而死

都御史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靖難後 成祖縱之歸性善衣朝衣躍入河死

太常少卿盧原質寧海人父中母方孝孺姑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三人靖難後召見

不屈死
左拾遺戴德彝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
第三人靖難後不屈而死
翰林修撰王叔英字原采　成祖登極治姦
黨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有貞烈祠
在黃淡縣上
給事中龔太宇叔安義烏人洪武十九年鄉
薦
監察御史葉希賢或曰浙東松陽人洪武間
舉賢良方正

監察御史鄭公智字叔貞台寧海人坐方黨
論死
工部尚書嚴震直烏程人起家布衣建文遜
位後奉使安南過建文君於雲南悲愴吞金
南死
僉都御史程本立崇德人今析桐鄉改江西
副使未至任聞成祖入南京自經死
按察僉事林嘉猷名鼎以字行臨海人以遜
黨論死
鳳陽知府徐安鄞人洪武中人材累官濟南

知府譎戍雲南

劉璟字仲璟其父文成太師也　成祖登極詣闕猶稱殿下且曰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篡字詔獄自經死

蕭縣知縣鄭恕字本忠仙居人靖難兵攻破蕭縣恕死之

吏目鄭華字思孝臨海人洪武壬人等進士建文元年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至長吏棄城走華率吏民力守救援不至不食五日而死

梁田玉　梁良玉　梁良用　梁中節俱廣
海人同族同仕一朝棄官去有為僧者有寓
市肆者有為舟師者其効忠守節則一爾
侍郎學士王景字景彰松陽人洪武初數
教諭山西叅政謫雲南靖難後晉學士時
建文君崩　上問景葬禮景頓首曰宜用天
子禮　上從之
翰林侍講樓璉字士連金華人　成祖命草
詔璉惶懼不敢辭歸而自經死
十六

程公本立字原道號巽隱河南伊川程先生之後初以明經薦為　秦周二府引禮舍人被累改雲南郎甸長官司吏目徵入翰林纂修
高廟實錄晉左僉都御史為舍人時事貴戚之主能匡迪以正不少詭隨在雲南餘九年當王師初靖遺孽尚驕而能周旋其間懷柔撫字約束以情人至於今德之應天尹向瑤學士董倫皆以學問優長守身廉潔薦於朝及莅史職入憲臺則又公筆削肅臺綱暨華除

時卒擯以死嗚呼非涵養之充見明守定而在夷狄在患難能以炳炳朗朗不隳其操如此哉士有竊一善以自名值幸會而爭奮及其流離顛沛輒改其素者比比皆是噫不哭之孫孰不能抱於是見都憲所就真足以敦薄夫詔來裔英聲義氣凛凛乎若存矣都憲既卒家益落至其孫寬始稍自振治田築廬以耕鑿爲事循循有古家風鄉里以善人目之寬子序生上舍援拾遺稿得詩及文共若干首襆藏弆家請序於予既祀三先生於學

蓀湖鼎甄後裔也朔望恭謁思其平生而追禮焉何幸又見其心聲之存哉其文平易典實不事彫刻詩莊重非騁奇鬪妍者之比

國朝渾厚之制猶可想見讀其集儼然正人碩士之在側也方今持文柄以崇雅黜浮為意則是文詎可少哉

弘治乙丑知桐鄉縣事莆田李廷語序

異隱集載桐溪古蹟

雪佛碑　天花墮虛空平地忽三尺異哉西方神現此水精域胎非託摩耶意象巨刻

為聽白玉相安用黃金飾一洗熱惱心悉令清淨力紅日起扶桑終焉化無跡其無本非空其有亦非色君看東逝波滄海不可測我來鳳凰溪古寺久荊棘摩挲雪佛碑碑斷字莫識金石亦已壞況非金石質萬事等泡影感之三嘆息

洗馬池

房星下照天池水水光一碧靜如洗驊騮何來塵滿身解卸金羈濯清洪不識誰人樂哉等春風柳下聲搖鞭驊騮忽爾化龍去空餘池水凄寒煙我辭渥洼存西極與水得名徒遶驤驊騮駿骨世

閒稀佇立池邊三叢憩㕥逵處槐蔭萬壽年
號百尺高槐舊相門傳聞南渡此移根心經
百歲風霜善身受三朝雨露恩破穴中霄經
電火繁陰六月似雲屯池臺錦繡知何在傘
爾青青獨尚存　鳳鳴梧　梧桐生高崗亭
亭凌紫霄鳴鳳丹山來依此百年喬良材中
琴瑟和聲合簫韶我非漢中郎詎識爨下焦
龍眼池　寶地多奇蹤雙池鑿龍眼秋水
涵遠空寒波應靈響陰雲翳或結夜月晴兼
朗對此長湛然塵心自蕭然　避鳳橋　鳳

過桐溪水溪橋迎鳳名光搖錦翻動影落彩虹明夾岸梧桐老芳洲杜若生尚餘千古迹登覽一傷情

惠雲塔

老禪西來兜率宮金曇含利開芙蓉平地起作寶光相七級上凌天九重摩尼頂珠現穹碧冊霞掩蹊雞足峯八窓玲瓏懸皎月層欄翠滑扶神龍我欲乘虛求帝釋雲梯高峻紅塵隔簷鈴傳語寂籟冷白鶴飛下蒼烟夕

浴鳳沼

鳳鳥從何來來止桐溪傍錦毛濯春雨綵翮睎朝陽蘋藻動浮彩蘭芷生幽香鳳去今不返空餘

鷗鷺行　横湖　横湖如疋練風景此中稀日暖赤鱗躍天晴白鳥飛寒松蟠石岸春水泛苔磯幾度斜陽晚漁舟渡口歸

東山　陟彼東土山惆然思謝安草露濕我衣海日升巖巒愧無如花妓醉舞追前惟飄飄谷風来吹墮頭上冠

桐溪　梧桐蔭清溪溪水波粼粼上有五色鳥下有黃金鱗秋雨洗白石春風生綠蘋願學羊裘子時來垂釣緡

十七

太魯生師朴愚子將辭而南遊于楚朴愚子

戚然不悦生曰吾從夫子父吳楚仕國也今將從焉而夫子不悦何也曰若才高而好辯才高則上人好辯則不屈禍之招也嘗觀之智者先覆巧者先辱惟匿知于愚而不伐其知天下不以吾為知寓巧于樸而不伐其巧天下不以吾為巧是莫與吾校者已故外患不至彼知者先覆巧者先辱非知巧之過過在吾伐其知巧也荊山之璞閟其至美而來之知也混于珞珞之石一旦光氣屬天如虹覩卞和氏㤹而獻之舉國信其美雖千城不

易也然璞毀而不完和亦再刖而死無足曷若混珞珞之石耶今若不能自閟如荆山之璞恃才與辯而求合于時器狹者不足與論海處闇者不足與論天彼將驚焉而不吾容其禍甚于刖而至美不得全矣抑反諸大庭無為之天伏若形鈐若喙之為愈乎昔孔子歷聘諸侯卒窮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楞厥幾死六公任弔之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盍校其得失焉生退而避于山

哉數月曰吾幾喪吾而夫子存之遂反華而質易巧而拙椎鋭而鈍毀圓而方默而不復言與人居而不知異于人捐是非絶毀譽以太魯號之終身　國子助教貝瓊著

十八

或曰莊子義則劣矣其文玄曠疎逸可喜可愕佛經所本有也諸為古文辭及舉子業者咸靡然宗之則何如曰佛經者所謂至辭無失者也而與世人較文是陽春與頁卉爭顏色也置勿論子欲論文不有六經四子在乎

甚矣說梓孔孚吾誠喻之孔子之文正大而光明日月也彼南華佳者如繁星掣電劣者如野燐也孔子之文渟蓄而汪洋河海也彼南華佳者如瀑泉驚濤劣者如亂流也孔子之文和粹而溫潤良玉也彼南華佳者如水晶琉璃劣者如珉珂珷玞也孔子之文切近而精實五穀也彼南華佳者如安南之荔大宛之蒲萄劣者如未熟之梨與柿也此其大較也業文者猶何師也而還乎為僧者之不以茲為業也

余少時見前賢闢佛主先入

老言作矮人之視閻覺也偶於戒壇經肆請數卷經讀之始大驚曰不讀如是書幾虛度一生矣今人乃有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過目者可謂面寶山而不入者也又一類雖讀之不過採其辭致以資談柄助筆勢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究其理者可謂入寶山而不取者也又一類雖討論雖講演亦不過訓字銷文爭新競高自少而壯而老而死不一真修而實踐者可謂取其實把玩之賞鑑之懷之藏之而復棄之者也雖然世樂盛與

終成道種是故佛經不可不讀焉沙門蓮池袾宏著

十九

林逋字君復居杭之孤山二十年不入城市臨終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亭前修竹亦蕭踈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逋不娶無子教其兄之子宥登進士

二十

唐先生國琛集載本朝賢官十四人而張泰不與焉永事詳瑞簡公今言中　雲萼南書

人發知胡惟庸逆謀乃與　高皇帝行營事
氏穗下　阮安交趾人清普善謀畫　成祖
營建北京大有勞績　陳蕪交趾人永樂五
年乂宮至景泰年卒　成祖賜範金圖書四
顆一忠肝義膽　一金貂貴客　一忠誠自
勵一心踈雙清　沐敬建文中人　成祖
拒總兵舉櫑場加勸回鑾　劉永誠三屆
成祖北征便宜騎將屢立戰功景泰末召還
戴任朝累辭累戰所賜產第祿從　興安性
廉寡於慾乘成化言景皇繼樂皆外恐恐安

雜糅林术而能譖信三三起匪賛襄救正好佛法命作沉香龕子粉其骨作浮屠供　懷恩成化中以直道黜居鳳陽弘治改元召還司禮　孝宗信任之黜內閣萬安召還王恕積恩之力也　王岳　何文鼎弘治末人鼎斥抵戚畹被司禮李榮杖殺岳清介不伍俗維持士節執法認真謫戍孝陵賜死臨清舟中　蕭敬謙謹國典持重老成正德中諸奸疊肆上每召問之輒對曰非先朝故事多所救正　黃偉　呂憲　晏殊嘉靖間人儕輩

雅重徽屏華玩動以書史自隨恂恂然儒者風也　孫裕孝皇時人嘉靖間懷　孝皇不考及戚畹雁憲泣控　天子頗過激竟旬縊

廟中嗟乎此吾師闡幽之意也公卿大夫小善微勲文士大為揄揚成書遠播乃中貴則忽之矣吾師不忽人之所易忽此雖未盡其人之善者當俟後之君子續焉

二十一

○禍莫大於從己之欲惡莫甚於言人之非○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殘生之本○薄施

學望者不誹貴而忠賤者不欺。一坐寂寞如通衢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一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

大祭之禮大羹即太古羹肉汁也不用鹽梅調和　和羹以猪脊骨肉為之用調和羹與羹者乾也　形鹽周禮麻鹽刻為虎形之類是也。東坡居士贈張鶚曰吾有一方服之甚效其藥四味而已一曰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緩步以當車四曰晚食以當肉。宋趙方必從張栻學余青陽撰其遺

史彌遠曰偽科不獲是偽科中無字刑罰獄
羣是刑罰中教化古今以為名言陳壽貴
嘗戒种放曰予他日遭逢明主勛不顧名
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其
抱間觕完名者不名貴趣必有物敗可哉歲放
至晚年僞飾遺度營產滿豐鑛間門人成履
亦怙勢強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李秀自各
稱言裨倚雜遝發親族希冀救㩀寘其還之
趙亂盜爭求保其樂易巷但有有言以其意
最友嵛徽言希爽召至闕下闢蒲士爽讀其

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戒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以為至言　考遵胡公宿官至太子太傅字武平常州晉陵人中天聖二年進士知湖州為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丁母夫人憂去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為公立生祠於學中至今祀之載歐陽文忠公墓誌。宋陳堯叟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堯咨節度使堯佐相仁宗父秦國公省無恙客至三子常侍立左右故天下皆

以秦公教子為法尭咨精於弧矢自號小由
基方出守荆南還毋馮夫人問之汝典名藩
有何異政咨對曰過客以咨善射無不嘆服
馮夫人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
仁政大義而專卒伍一夫之技豈汝先人之
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陳氏訓子不但有
父而且有毋古今之所罕及也：狄武襄公
青起家從軍有大度才識過人以樞密副使
奉命討儂智高廣源川蠻也有因貴近欲從
青行者延見之曰從青之士能擊賊立功朝

廷有厚賞青不敢蔽也若不能則軍中法重
青不敢私也聞者大駭勿復有言從青者上
從諫官韓絳䟽欲以侍從文臣副其行罷籍
為相力以為不宜分青權已而果大敗智高
上悅公呼吸操縱如神而忠誠一念懇懇不
欺朝廷韓范之為西帥也皆隷其節下二公
咸奇之曰此國器也事親甚孝遭父喪哀戚
過人養母尤篤他如善制豪士劉易不認梁
公仁傑為祖特其細節爾矣　司馬温公與
諫議田錫子書曰常惟世人論譔其祖禰之

德業壙中之銘道旁之碑必使二三人為之夫其德業一也銘與碑奚以異曷若刻大賢之言既納之壙又植於道其為取信於永久豈不無疑乎願審思之脫或可從請附刻於碑陰之末

唐先生樞書湖州府農桑誌後曰湖絲遍天下而湖之民終身不被一縷者有之人亦有云畜馬者羸步而走種粟者半菽而飽其是之謂乎

愚嘗默坐以心想心思天下之物無有妙於心者以空洞言則海濶天高萬里寥廓渾無一物蔽翳以富有言

則埂林大盈百珍咸集森無一物不具以嚴肅言則凜然大舜峩冠南面而庶司拱翼兩階以清淨言則瑩然氷壺貯盛寒水而秋蟾照映中外以鎮定言則泰華嶷峙萬感不得而搖以活動言則江湖流轉百折不得而滯以縝密言則層室重門深封固閉半埃點塵之不入以變化言則白雲蒸霧倏升乍散神出鬼沒而不知以恒久言則寒暑屢遷元氣未嘗少改以感應言則桴鼓相答形聲不容少間心之妙有如此者善事之則衆美悉有

將可賢而可聖不善事之則衆美悉亡無異為不肖而已人可不知所以善事此心耶。世人動以好名斥人愚竊笑之夫好色好貨好詐好勇之儔比比皆是何嘗有好名之人我論人於三代之下而疵其好名不亦迂耶陳勣曰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苟能好名甚君子其庶幾乎如甚好堯舜之名則必影響堯舜之事甚好孔孟之名則必依稀孔孟之為譬之好利甚者必百計以求得好酒甚者必多方以覓飲雖其心

在好名未免徇外為人之累與務實近裡之學不侔而其施為大畧則固與君子無異矣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自其讓千乘之國觀之則與泰伯季札何異茍不色於豆羹何害其為好名哉簞食豆羹之見色乎以其好名未甚故不免有疎漏處也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君子亦未嘗不好名也使每事而好名焉有辱名喪節之事耶錢文子以漢武好名為人主之累夫漢武何嘗好名哉厚斂黷兵貽譏萬世正緣其不好名

之過也文子與之誤矣譏之尤誤矣好名者在聖賢病之則可在吾人則不容於輕議。天之所命罔人所當順受而人謀之所當盡者則不可無也譬之耕然勤三時人也有秋罔有秋則天命也譬之漁然具六物人也得魚不得魚則天命也勤三時具六物而不得禾與魚者有矣未有三時不勤六物不具而得禾與魚者也今之人怠荒於人事之脩玩惕乎當然之務士弗勤學女弗勤織商弗勤於貿遷工弗勤於造作及不如志輙曰命也

是正害三時棄六物而誘禾與魚於命者耳豈理也哉蓋必護疾如伯牛而亡方可言命不惰如顏子而夭方可言天才名如李廣而不侯方可言數故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人之性每惡其所反者而刑罪之加亦多于其反已者而置之毒也武后猜狠淫穢而操威福之權恣殺戮之暴吾恐狄仁傑朱敬則宋璟徐有功諸人亦岌岌乎殆也貶當其時其所寵信邪醜之人反多不免而當世號為賢士則皆未有死者而於狄宋諸公護

之尤力豈非人心之天理猶存歟噫武后一婦人耳尚能辨識乎忠佞保全乎正直陰能任陽剛之事如致堂胡氏所許者况不為婦人者而可使忠直網羅賢良坑塹反不免玉石俱焚

全玉毀之悲耶　　　　括蒼華彥民著

二十二

金臺紀遊叙曰余孤拙人也僻居靈宮者期餘文游最少日惟枕書靜卧閑操楮穎以從事于古今之後了如在野中夏初始得交于烏程李彥和氏沈元明馮子漸二氏又在交

李彥和後彥和性簡而言訥交遊亦寡予不
意繁華被靡中有此人焉既定交而契之予
躭趺坐竟日夜向達人前輒趦趄不肯進将
以予性癖彥和亦恥言世利絕無俛仰傴僂
狀予比年斷酒彥和為開消滴顧向他人不
欲飲也彥和能飲復厭沉酣向予則忘其量
矣以此相契往来吟詠間遂不覺其篇章之
幾許彥和因出舊冊命予彙而書之予僭題
之曰金臺紀遊彥和優于德尤長于才與予
廛鄉聘俱十三年以前人世故更涉不為少

矣念惟此優游散澹景何能久得無何天涯
聚散人各一方白衣蒼狗倏焉變態金臺之
遊何年能復重紀乎嗟乎冠屨之崇卑勛猷
之顯著是予與彦和口不言而心自信者令
姑弗之論矣

隆慶戊辰陽月劉伯燮書于蘆葦別舍 戊辰進士乙卯解元

附卜居四首

性僻偏幽適人閑只舊編含傍還陋巷寂外
有青天朝罷閑僧語呼來識客賢自然甘闃

寂非是愛逃禪　不恥貧原憲誰論老伏波
朝田人事少坐定鳥聲多主聖看堯舜臣賢
縱孔軻此中無限澤汲汲欲如何　趺坐無
何有禪關寄此身頻開疑在野得祿愧拖紳
事業誰千古韶華忽幾春祇憑吾子意夢裡
覺吾真　禪關元獨閉朝去暫時開為愛幽
閑色常如風雨來庭前無候吏堦下有荒苔
試問人生事于今好自裁
李彥和沈年伯母壽屆六旬詩以賀之二首
盡省題名日慈幃樂壽年五花看子貴百歲

羨金仙臘意桃風裏春光栢酒邊還聞多金器戲綵正蹁蹮　聞道西王母莚開浮玉山地隣東海近冊自九成還鴈塔新承寵燕閑一望頽應餘百歲裡金紫日班斕

見聞雜紀卷之四　終